

少女情怀

(香港) 岑凯伦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 薛 亮

装帧设计 达 佳

书 名 少女情怀

编(著)者 (香港) 岑凯伦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广州番禺印刷厂

版 次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印刷

开 本 32

印 张 7

字 数 139千字

印 数 1—50000册

I S B N 7—80542—241—9/I·63

定 价 3.40元

少女情怀

1

又是秋天了！

唐自安带着悲哀的情怀又回到紫花村。路经过湖畔时，他发觉湖畔堤岸弥漫着一片凄凉的景象！四周的花草树木都凋谢了，千千万万朵的紫藤花散布在泥土上，朵朵紫色的藤花，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仿佛像一位迟暮的美人，凄凉地叹息着，无情的时光剥夺了她的青春……

拖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地，他行到湖边。他跪下，弯着身子向湖水一望——

他看见湖水中映出他的影子，头发已花白了，皱纹像渔网般在他的脸上错综交织着，眸子里已消失了昔日的光采，脸庞憔悴了，昔日的潇洒往哪儿去了？我老了！真的老了！已经十年了啊，他伤心地闭上了眼睛，不敢再谛视湖水中的影子。

是的，我老了，真真正正的老了！他喃喃自语，睁开眼睛，茫茫地凝视远远的天边……

紫花村？我为什么要回到紫花村？他蠕动着唇瓣伤心地自语。半晌，他转脸向四周一望——

紫花村还是以前的紫花村，清澄的湖水，堤岸一带长

满密密麻麻的紫藤树。紫色的藤花已开遍在树梢头，但有很多亦已飘落在地上。紫花村，好一个名符其实的紫花村！

景色依旧！但人面全非！慕云呢？

想起慕云，他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眼泪一滴滴沿脸而下……恍惚间，他仿佛看见一个美丽活泼的影子……听见她那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还有，他与她在热恋时而许下的誓言……

“——要是我俩中有一个不幸逝世，活下来的一个不能毁灭自己，他要痛苦地活下去，虽然回忆是一种最痛苦的刑罚……”

悲痛的往事令他的心碎了！泪水流干了……

“——慕云，”他噙泪地说，“我并没有忘记我们的誓言，所以，每年的秋天我都回来这里一次，来凭吊你，也凭吊我们的爱情……”

良久，他提起放在泥土上的小提琴，站起来，一步步，沉重地，离开了湖边。

像一个幽灵般，他在一棵紫藤花树停下。将琴放在肩膀上，含泪地凝视着远远的天边，用沙哑的声音，开始这样唱着：

一日想你想千次，
芳踪杳然，往事如烟，
爱人啊！
你何时回到我身边？
——

每夜哭你哭千遍，
声已嘶，泪已干，
爱人啊！
你听见不听见？

月儿已缺，梦已残，
愁思理还乱，
秋风起，藤花飘，
我仿佛又与你相见……

忍不住心中的悲恻，琴声中停了，歌声也嘎止了，琴儿被抛在藤花上。

他扶着树干，哀哀地痛哭着，……

泪一滴滴落在脚上紫色的藤花上面，他伤心地谛视着……恍惚间，他又想起了她——

殷慕云！是一个如诗一般美丽的名字，亦是一个令他难忘的女人……

2

阵阵柔扬的跳舞音乐，从一座华丽别墅的花园里面传出来。

因为今晚是中秋节，天上的月光明亮极了，花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秋天的月夜，就是这么的诗意！

柔扬的音乐调子，是一首很著名的歌曲：“秋叶”。年轻的爱侣随着优美的旋律在草地上曼舞，他们在享受着爱与被爱的温馨……

花园里的每一个人，都仿佛被今晚柔和的月色所迷惑了。音乐，月光，像一把无形的爱的火花，在爱侣们的心里燃烧着，他们拥抱得更紧贴了……

今晚，是爱侣们的世界！

正当各人迷醉在柔扬的音乐里，唐自安静悄悄地从树下的一张藤椅里站立起来，他离开了热闹的人群，离开了草地，独自一个人来到花园里的另一角，站立在草地上，仰脸眺望着天上明媚的月光。

柔和的月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本是带着微许愁思的他，此时更倍觉哀伤了……

舞会的男主人翁——华克刚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待朋友热情，他与残废的父亲从外地搬来紫花村已有多年了。

今晚是华克刚的生辰，他邀请了很多他的朋友来参加今晚的舞会，而唐自安是他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因此，唐自安亦被他邀请来了！

华克刚离开了人群，穿过草坪，他来到自安的身边，他笑笑地问：

“——自安，你为什么不跳舞？独自一个人站在这里干什么？”

自安回头一望，看见是克刚，他淡淡地一笑，耸耸肩：

“热闹的场合，我有点不惯！”

“自安，”克刚收敛起笑容，很认真地问，“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不！你想到哪里去了！”自安仰脸一望面前的草地，他仿佛被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住了。

他看见一位穿着一袭紫色衫裙的少女，用含情脉脉的眼光望着他。自安被她的美丽紧紧吸引住了！他惊叹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么一位美丽的少女。她有一双明亮的眸子，流露出一股柔和的光芒，两片薄薄的唇瓣。在她浅浅含笑的一刹那，像一朵含笑的紫藤花，是的，她就是一朵美丽的紫藤花。

那美艳的少女亦注意到自安向她投以注视的眼光，她娇艳的脸颊上顿时泛起两片红晕。她羞赧地垂下头，避开

了自安的眼光。

克刚向自安的视线望去，他看见是慕云，他顿时，兴奋地叫了起来——

“——慕云！”他向她挥手。

她也向克刚挥手示意。

“克刚，你认识她？”自安好奇地问。

“是！她叫慕云，是紫花村最美丽的女孩子。她是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稍顿，他拉着自安的手。“来，跟我过去，我给你们介绍。”

“不——不，克刚，不必了——”自安尴尬地红着脸。

但没有时间让自安推却，克刚已拉着他来到慕云面前。克刚替两人介绍，这时自安唯有大方地伸出手，与她一握，礼貌地笑一笑。

“——慕云小姐！”

“唐先生！”她落落大方地唤了他一声。

这时跳舞音乐是一首慢狐步舞。克刚捉狭地瞥了自安一眼，风趣地笑笑。

“自安，为什么不请小姐跳舞，别辜负了这么美妙的音乐呀！”

自安被克刚这么一说，更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唯有向慕云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请慕云步入舞池。

两人随着柔扬的旋律在草地上曼舞。

“唐先生是刚来紫花村不久？”她含笑地问。

“是的！来了已经有三个月！”他谛视着她美丽的脸

庞，心底不禁泛起一阵奇异的感觉。

“哦！怪不得以前克刚开舞会不曾见到你！”她这次的笑容比刚才更迷人了。

他的心起了一阵震荡，眼前这一朵美丽的紫藤花，太吸引人了！

迷惘与惊叹中，他这样搭讪着。

“克刚常常开舞会吗？”

“每个月都开一次，不过最近没有了。听说克刚不想骚扰他的父亲。”她告诉他。

“哦？克刚的父亲怎么了？”他虽然认识克刚有三个月了，但他不知道克刚的家事，因此，他这样问她。

“克刚的父亲残废了，是一位很寂寞的老人。”她低声地说，语气中有点怜悯的意味！

交谈之下，他知道很多关于克刚的事了。她告诉他：克刚的父亲是一位已退休的富商，他们父子两人移居到紫花村已有三年了，她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认识克刚的，那已是三年前的事。

“——那你跟克刚的感情很好？”他截止了她的话，突然这样问。

“我们是好朋友！”她望着他，浅浅的笑着回答。

他缄默不语了。他感觉到她的笑容仿佛是意味着一点什么，另一个意念在脑海掠过，他觉得有点心怯，但他用笑容掩饰着。

“唐先生，”她用手拨一拨垂在肩膊上的秀发，很妩媚地一笑说下去，“听说你拉得一手很好的小提琴？”

他错愕着！没想到她知道那么多关于他的事！

“——是她们告诉我的！”她一指站立在一旁的几位女孩子，“她们都很欣赏你的小提琴！”

“她们……怎会知道？”他迷惑地问。

“一个月前在仁爱中学的一个联欢晚会里，你曾上台表演演奏了一首歌，是不是？”

他笑笑不语，他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人欣赏他的琴声。

“——那天晚上你奏的是：‘当春天回来时’，是不是？她们都很欣赏那首歌，又说那旋律实在太优美了！”

是赞美，是崇拜？他不知道应该为自己高兴或是为自己悲哀，他来到这幽静的紫花村，就是为了逃避人们对他的赞美，特别是异性的赞美及崇拜……

仰脸谛视着天上明亮的月光，想起了远方的她，……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凄凉的滋味！

“——唐先生，你怎么了？”她奇异地问。

“嗯……没什么！”他苦笑着，错乱地漫应了一声。

音乐停了。两人回到了克刚的身边。

三人站立在树下，漫谈着，说到有趣的事，三人都笑了，自安发觉到慕云不时注视着他，仿佛用她的笑容去诱惑自己！

我的思想太污秽了！自安在责备自己。她是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我怎能这么说她？

闲谈中，克刚的话题都集中在自安的身上。克刚告诉慕云，自安目前是在村里的一间中学教音乐，而自安更玩

得一手很好的小提琴。

慕云含笑地聆听着。她仿佛对自安的事很感兴趣。看见慕云唇角那朵动人的笑容，自安更觉得心猿意马了……

他努力平静自己的心境，低声地警告自己说：不！我不能爱上她，不能爱上她！

3

清晨的阳光仿佛特别温暖，自安站立在院庭里的一棵紫藤花树下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及温暖的阳光。

他仰脸谛视着树梢上的紫藤花，一朵朵，怒放着，紫色的花经过昨晚的露珠儿洗涤，此时被阳光照耀着，本是娇艳的色泽更艳丽可爱了。美丽的花儿，令他情不自禁想起昨夜在舞会里认识的少女——慕云。

慕云！多美丽而又富有诗意的名字！正如她的人一样，一种莫名的欢欣感受泛上心头，但瞬息间，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莫名的悲哀！

难道这是命运中的安排？他闭上眼睛，痛心的自叹！

良久——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弯着身，拿起放在树下的小提琴，他眺望着庭院篱笆外面的草地上，广阔的草地尽头，是一排排的青山，视野是扩大了。但他却有茫茫然的感觉，天下虽大，何处是吾家？……

家？他不敢再想下去，惆怅迷惘的情绪涌上心头，茫然地，他将小提琴放在肩膀上，幽幽地拉出了那首“当春天回来时”。

开始时是优美的旋律，像春天的溪水，缓慢地流过涧间，渐渐……旋律转变得更哀怨了，像月夜杜鹃鸟哭啼，如泣如诉，如思如慕……

想起远方的人儿，他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琴声嘎止了，他连忙用手擦干眼泪！

阵阵掌声，从他的背后传过来。他惊慌地向后一望——

是克刚和慕云，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两人已来到庭院里面。

“唐先生！刚才那首歌就是‘当春天回来时’吧？”慕云活泼地奔走上前，在他脸前停下。

“是……你喜欢它吗？”他苦涩地反问。

“很喜欢，但是为什么结束的时候，是那么哀怨呢？”她眨一眨弯曲的睫毛，奇怪地问。

他不知该怎样去回答。此时，克刚亦行到他们的脸前，轻松地笑一笑。

“自_己来，我们不请而来，你_们”

“不！克刚！我很欢迎你来

慕云游目眺望四周的环境，她觉得此处矗立在眼前的是一幢精致的石屋，共有两层高，屋顶盖着红色的瓦块，屋外面的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枝，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用竹搭的篱笆将院地与外面的草地隔开。

“唐先生，这里的环境很优美，你怎会找到这幢屋的？”慕云问。

“这间屋子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在多年前买下的，但因为他常年在外面经商，很少回来这里住，当他知道我要来紫花村的时候，他将屋交给我看管，让我住下来！”自安告诉她。

“自安，你这次来紫花村，打算住多久？”克刚问。

“我不知道，我与学校只签了一年的合约，合约满了，再作打算！”想起将来的事，自安觉得有点惘然！

“唐先生——”

“慕云，何必那么拘礼，叫他自安好了！大家都是年轻人嘛！”克刚含笑地说。

“嗯，叫我自安好了！”自安笑笑地附和。

“好！那么以后我就叫你的名字，自安！”慕云妩媚地瞟了他一眼。

克刚忽然提议去前面的湖边散步，自安觉得有点犹豫不决，但当他看见慕云用很柔和的眼光注视着他的时候，内心的迷惘

无奈地答应下来。

湖水仿佛特别平静，澄清的湖面的湖面浮荡着一群群的小鹅。

风景实在太优美了，我真希望能够永远在这里下去！”自安站在堤岸，眺望着远远的湖水。

“自安，你既然那么喜欢这里，那就永远住下去好了！有我跟慕云陪你，你不会寂寞的！”克刚望着他。

“是啊！如果你想家，那叫你的家人也搬来这里好了！”慕云这么提议。

家！自安心里一怔，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想家！但有

一点他很清楚地明白，他就是为了家，才独自一个人来到这个村庄。

他呆呆地眺望着远远的湖面，入神了……

“自安！”克刚唤了他一声。

“哦！什么事，克刚！”他转过了脸来，望着克刚。

“有一件事情希望你能答应！”克刚的神态很认真。

“哦！是什么事，你说吧！”你觉得很迷惑。

“慕云很想学小提琴，你能教她吗？”

“什么？慕云——”突然而来的要求，使他有点不知所措。

“自安，我知道你白天要去学校教音乐，但是晚上你有空，我可以来你的家！”慕云含笑地望着他，眸子里闪耀着期待的光芒。

“是啊！自安，你晚上是有空的，你可以晚上抽出一点时间教慕云啊！”克刚在旁附和。

接触着慕云眸子里那股期待的光芒，及挚友脸上诚恳的神态，自安觉得难为情极了。

“自安，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慕云唇角的笑容消失了，脸上蒙上一片怨艾的神色。

“好吧！慕云，那你明天晚上就来我的家好了。”为了不愿令她太失望，他终于答应下来。

“啊！自安，那谢谢你，我一定会用心地去学小提琴！”慕云欢欣地跳跃起来。

“慕云，从明天晚上起，你要称呼自安为老师了！”克刚风趣地说。

“是啊！我未来的老师！”慕云姿势美妙地半弯着腰，扮了一个鬼脸。

“不！我们以后还是以名字相称！”自安温文地一笑。

慕云谛视着他那潇洒的笑容，她仿佛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电波传送入她的心底里，不其然感到一阵无比温暖……

一星期无声地溜走了！

慕云每天晚上都准时地来到自安的家。她清楚地明白到，学小提琴只不过是她的藉口，她这样做只不过与自安亲近罢了，她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自从那夜在舞会里与自安共舞后，她一直就想念着自安，一直就想找个机会与自安亲近。

难道这就是爱情吗？很多时，她迷惘地低问自己。但有一点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克刚从来就没有这种感情？而自己与自安只见过一次面，跳过一次舞，就那么想念自安，难道自己真的爱上了自安？她愈想愈迷惘了……

亲近的机会终于有了，可是慕云亦失望极了，因为她感觉到，自安对她总是冷冰冰的，她不明白是什么将他们两人之间建立起一道无形的墙？很多时，她是脸对着他，是那么接近，但她感觉到，他仿佛是那么的遥远。远得像天边的一堆浮云，一团雾，视线可以触及到，但不可捉摸到。

他的冷漠，令她苦恼极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她很想知道个明白，但少女的矜持，阻止她发问。

因此，每天晚上，她来到自安的家。自安很用心地去教她拉小提琴的姿势，怎样运用指法……一切一切关于拉琴的知识，他不厌其详地告诉她。她虽然是聆听着，但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亦有点怨艾，怨恨他的鲁莽，不了解她的心事……

琴学完了，夜深了，他每次用很礼貌的笑容将她送走到庭院外面。

“晚安，慕云！”

她怨艾地望着他，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

回到家里，她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想起他的冷漠，全不了解少女心事的他，她哭了。

阵阵低低的饮泣声，传入对面床上母亲的耳朵里。母亲诧异地按亮了床几上的灯，爬下床，行到女儿的身边坐下。

“慕云，你哭了？”母亲慈祥地问。

被母亲这么一问，她仿佛受到很大的委屈，她哭得更凄凉了。

“是不是跟克刚闹别扭了。”在母亲的心目中，她与克刚两人是相恋着，因此母亲这样问。

“不关克刚的事，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她哭得更伤心了！

看见女儿哭泣，做母亲的自然有点难过，她想追问下去一切是为了什么，正在这时候，女儿仰起泪痕斑斑的脸